庶齋老學叢談

日聞錄

霏雪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庶齋老學叢談卷上

元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撰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太祖皇帝。經略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本角端呈瑞移御營。搤亢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昔我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夏。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觧那顏爲領軍霸都侍衛。睿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今棠陰如故。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爲征蠻大元帥。子阿朮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斡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朮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爲多。今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爲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曩使臣回自交趾。諸夷懷慕。猶問平安。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謚忠定、武毅、武定。今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詔書褒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爲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今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歷數而然王元禮郎中說

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眞西山行實奏穆陵謂耶律某建平南之策于時已有此議中書令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略於此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冰積斲冰爲道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金山而西水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上皆禽鳥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南五百里有和州卽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卽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剌城不剌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皆林檎樹陰蓊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卽西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八普城可牽城芭欖城苦盞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實八普落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城附庸城十數此城渠酋常殺命吏數人

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舉由此也。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爲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皆服屈眴。以白衣爲吉。以青衣爲喪服。故皆衣白。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多。尋思干乃謀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甎城。自此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國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冰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餳。印度西北有可弗乂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爲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膊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乂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爲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爲雨。無衣壠種

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盎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爲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橘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爲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僞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鵝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再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丸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黑白何耶。

易解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以乾爲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

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蓋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爲僞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宏購求天下遺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般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僞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閒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爲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爲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爲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爲正。魯亦以子爲春。或以爲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無以知其爲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

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聞而得之也。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泓之戰。傷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祆神廟。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其後果逐。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爲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故王維詩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不言長掩淚。只緣翻恨有華容。杜牧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嬀既爲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未言。晉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厠。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厠。假令如厠。

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豎牛。朱溫掠地宋亳。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友珪。後二人爲二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固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爲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莊子云。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左氏作僂傴。莊子作傴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傴、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棋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薳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閒。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爲小頃町。至衍沃平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棋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以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爲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薳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后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滏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爲支流逆河者爲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解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沙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爲震澤害。傅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壩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爲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時多興水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苕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攷。今北峯之子行果。爲予言苕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遣高弟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苕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皋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教逸欲有國。引漢書爲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于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燄灰燼。殊爲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爲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

松脂燃以爲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葦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蠭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蠭焉。蠭字作擘。卽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晁氏客語

王滹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竊怪語多重複。事多夸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固爲奇特。然稱太史公爲人。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爲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滹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略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稾。又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疎闊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爲未脫稾明矣。責之者諒此可矣。

班固嘗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敍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

愛遷者。以此論爲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尙黃老淸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貨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己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固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茫。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卽位之年。甲辰巳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撙齋爲作傳敍。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敍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爲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卽位甲辰爲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峯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敭歷。竝有名前代。泰能使王弘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竝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

筆重爲脩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爲必多曠於禮。譟其床而不哭。曄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謬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朏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絭同。攘臂繩也。今胸袖手圈。言解鬬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絭也。然下句已有救鬬者不搏撠。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鬬者何暇先用袖圈。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尙在沛。懷王之說。亦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弒義帝。漢王爲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

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平豈眞有先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平眞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廣僅二十丈。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尙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夸誕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僞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爲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弒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閎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爲屋。絕跡梁碭之閒。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于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劉毅爲王鎭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爲劉衞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爲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穀。以尺穀爲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穀。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喩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貲爲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爲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卽從之。令狐峘貶吉州。齊暎爲江西觀察按部。峘輕暎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暎以爲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別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爲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生遇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爲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爲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毀之。及謫長沙。召爲梁太傅。陳政事疏言皆驗。漢廷諸臣。無能及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二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有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墨允墨智。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

姑蔑故城。卽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慶元間。爲人所發。其間古物充牣。隨卽灰散。惟數瓦缶不壞。水滿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人以其磚爲硯。韋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韋郎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宮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

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斅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錄云。當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亦與焉。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富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故志等得以害之。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絕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爲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晉范堅遷尚書右丞。是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當棄市。二子宗雲乞沒爲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爲官奴。

不爲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愼所加。況於國典可虧。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貰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尚書郎韋宗使於僞檀。僞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爲法。斯不失爲君子。如疎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册。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參議官則全子才。有蔣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丶。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邾莊公之卒。況實事而李公親見乎。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今之揚州。秦爲廣陵縣。漢爲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爲揚州。其城卽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阬得岸樁。娑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爲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丘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徙置。

廬江郡志載漢湖事。昔有巫媼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地陷爲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媼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漢湖出黃金。注。漢子小反。縣名。在合淝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

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爲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牀。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之。令怒殺姥。蛇爲姥報讎。每夜間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爲湖。唯姥宅無恙。至今猶存。漢湖地陷。竝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卽爲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谿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常丹。杜詩中又有之。龍州郁本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罘島。嘗爲江淮行省都事。篤實向學。純古君子也。母老不仕。以孝廉旌表。嘗有音

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甃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篡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爲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版行始于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武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劍錄謂廣陵散爲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臯審音既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沈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滿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情知道山中好早翠囂含隱瑤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逐飈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煑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爲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己未大元渡江外舅制集宰公說

王明清揮麈錄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高廟云且

除祕書少監。啓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尙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祁公（衍）相仁宗。爲人淸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遏之。所請卽封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放翁得子虞濠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尙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靑城山上淸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外（郁作雲外）飛。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略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夢遊太華。雲開千仞靑。擘山瀉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太寧。豈無困（郁作臥）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斷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

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博案姚平仲。放翁爲作傳。）

周平園玉堂雜記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閒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爲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官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爲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爲降旨政府。政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爲詔勅。或有只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瞼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自己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爲口中物噴於瞼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瞼。後貨帶於汴。識者知爲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田君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熙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連天老蜃千年氣。跨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從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熙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厭次劉景陸來爲憲幕。叩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爲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里。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葬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標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紿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瘞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洎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已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參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僞檀人。積屍號髑髏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穎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爲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胸中有萬卷。身爲行祕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卽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己。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雷龍函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毋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莘老寄老菴記有云。惟賢者。未嘗不量己而受任。未嘗不畏滿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逍遙。烏乎。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閒者。危殆傾欹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去。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於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項平菴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己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己。則不枉用功。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飢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爲學者立懦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

先儒云。詳於法（郁作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郁作謀）者。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託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菴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淸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爲增減。佩觿集云。點畫之閒。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敍暌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刊爲字本。以誤學者。姚公牧菴。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瞻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鬬伯比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戍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戍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峯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爲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財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爲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疎。耕田子孫愚。二者莫不（郁作）偏廢。傳家爲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爲上。屢見棄田謀富者被誤多。

天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遯。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略無愁歎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意。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喻。入蔡靈侯事及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于文王何有下。說智伯處。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模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爲傑作。不可一概觀。

昔嘉定沈宰璞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澀。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爲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弒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个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積威信之劇。卽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菴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琰隱云。文字且要體面。平時習爲絺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格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菴。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古今。晦菴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

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漢唐盛時。文章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章彝。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爲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爲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潤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爲、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鄴、隱、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湖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脊虛、陳羽、項斯、江東人鄭谷、王轂、宜春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吉中孚。饒州人劉太眞、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羣玉。澧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爲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況歸秦之願不遂。而客死焉。如日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荊。卽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禹事。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當。殊不知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如桃

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荊公歌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何如。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於金陵。寄揚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揚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揚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耀史册。及觀趙嘏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寂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温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陛中間飛戰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爲敵國。從今君側已無人。酬恩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却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做詩多愛裝造言語。只要鬬好。却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爲延陵令。爽詣之。抱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出南史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土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衞還。若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爲服食僞學者之戒。

張橘軒與元遺山爲斯文骨肉。張云。富貴倘來良有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倘來爲逼人。此爲子。又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爲何處。不如通作一句。改一樹爲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逢眞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爲死。垂爲歸。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精采百倍。郁作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先生。郁作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著關雎恐不知。李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矣。

靜脩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論。脩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其人過

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其例甚多。未易縷陳。余編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過著顏家巷。說與城南花正開。此猶非也。坐忘乃莊子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南之花。豈足動其心。語意大欠治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飛下渥洼龍。鞭影輕搏六翮風。耳竅風聲聞鬬蟻。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駿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爲荔支紅。催薦中廚語未闌。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幷刀亂。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鱠。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盎意怨怨。便覺餘香鼻觀通。露滴冰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囊空。舞娃驚濺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潭帥李肯齋。芾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弔云。憶昔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肯齋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酹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由長沙。亦弔云。天地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鬚眉安用生。紐解三綱重接續。灰寒

萬劫獨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爲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萬折江流魚復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愁絕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眞。聖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爲棺道不貧。河漢橫流豪傑淚。風霆大吼鬼神嗔。先生出入騎箕尾。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謙。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求詩。以東平二字爲韻。孫得詩云。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年年髮如漆。看渠著脚與雲平。孫竟不永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德謙詩有煞。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讖乎。鵲山郁本作皓山。案鵲山在濟南府。皓亦山名。未詳所在。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楊尚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揚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諮議寓菴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鷄勢盡霸圖新。兀兀宮牆壓渭濱。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

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卽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飈時旁潺湲起。珍羽多從杳靄閒。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偸閒。昔見虎眈眈。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菴。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詩。世以爲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責憂畏。又持喪。乃託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遇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

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蕭雖憊矣。時來或將渡遼師。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策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詩。嗜嗚意氣千人廢。嗣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敵。文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爲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爲賦詩一首。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白鬖髿。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爲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婦德脩。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弦帝子愁。願言寬聖抱。已返蘂宮遊。賜館恩通內。妃塋詔卜鄰。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綃溼。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留中齋知舉日及第。留歸贈以詩。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

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鼇頭。一合乾坤日夜浮。貝殿走珠蛟構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原右顧眞孤島。外域東漸更九州。咫尺琛航倭滅近。好將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筆成長篇。尤工緻。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雪樓程公。校官胡石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動。潮捲千堆雪浪迴。山勢參差現靈鷲。海波遼闊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意。倒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翦子詩。體出幷州性自剛。篋中依約冷光芒。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愛分花沾雨露。偏憎裁錦破鴛鴦。可憐戍婦寒窗下。一翦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年二十餘。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衆未知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衆咸敬之。循環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姤謹初爻防蹢躅。同人大義孰知音。欲扶鼇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化心。奧學直須關世教。凭欄對雨自淸吟。理義精到。屬意尤深。聞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鴉。半生身累影。一事鬢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家。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上鎖。富貴眼前花。三杯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冷笑三閭。算來枉向江心墮。和光混俗。隨機達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己。分明識破。待用時卽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你試回頭覷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千丈。圖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閒坐。但罇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畎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斷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韡。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鞵。夜閒伴你。

王澡落梅詞。疎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泰來梅詞。千霜萬雪。受盡寒磨折。賴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絕影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說。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瓦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陳歲一雪詞。譏賈秋壑沒巴沒鼻。霎時閒。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大小。平白教都一例。鼓弄滕神。招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文章伯。來向東坡遊戲。人間世。著不得去國。誰愛惜。在天何處覓。但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景。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斜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聲新雁。黃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陵臺下。淡煙衰草黃沙。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敍事。不用故事堆垜。末年尙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爲得體。如程學士坰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慾。人以爲畫就一寧宗。傅伯壽行晦菴先生辭次對職名制。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云云 厭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槖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除湖南帥。帝咨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方叔蒞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衡雲早霽。云云 鈇鉞下靑冥。固爾居莫如南土。袞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爲東周。洪暘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唯舊人共政。豈容遯野之遺。云云 塡海之志難。出山之泉易濁。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爲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某人彈章。後爲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夢。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眞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寘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薦。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趍之。冒法以爲之。明知其罪。不暇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郁無試字）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概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逮至文宗。始專用賦。既進士初設止試以策。而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爲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訝士人入遲。左右言尙書鄭豈潛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爲例不搜。聞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晉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亦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郁作七）史。人亦來試。況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歎。下

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罄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友。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神宗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卽以兩朝永通和好爲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爲題。此意最好。可以覘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默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才五字。偶不記。卽云未審。可見古人眞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自王荆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秬爲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秬字嘉叟。初寮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此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爲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爲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郁有行字）欲何云。某一聯云。賴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峙。應撫笑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爲韻。舞馬賦。以奏之天庭爲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遣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所著漫錄。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曾不合以此等言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遣。吳曾、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爲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誅。無以戒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愛其書。遂版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戶部課額。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

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竝讀。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稍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楊郁作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某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將揶揄於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事端。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薦。衆哂之。是年果預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撻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刺配之。事訖具奏。理宗下詔撫諭。福王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相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時。建制閫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樁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剗造。備禦柴場十。樁積柴場二。賑賣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場、鹽倉、醬場。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賈秋壑開閫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申省狀云。計厥費。爲楮一千三百餘萬。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間不及廟堂。皆某連年銖粒撙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羹飯三頓。支擔索屐屨等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大犒。有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必信。無敢讙譁。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閫兩淮。方三十歲。有餞以詞者。後云。握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寄

語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歸廊廟。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巡警。犒賞過半。如城海州。城通州。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以師相。言聽計從。凡勛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至於流離丐貸。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闡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轑。其長幾何。合用幾人幾工。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壩去水。二十日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脚道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闡接人至。官屬將吏。各持牓書名以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涖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爲籍定船各與牌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幾束。每船插標示之。人自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無慮。是日西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披秉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爾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而雪。入夜大作。二鼓數寸矣。三鼓銀牌批瑞雪應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宿官屬將吏兵卒等第支犒一次。不下數萬

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雞。決事判筆如飛。有蕭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橐稍厚。晚納一婦。豔而黠。一日攜其貲。同姦夫逃去。隨獲之。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判云。甑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爲如此。蕭某不得以爲妻。士俊兄弟得以爲母乎。恐是此狀出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爾。眞是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父。門示。門示者。具衆狀各書鈞判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爲之不平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爲喜也。昨張煥有詞。官司已爲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爲念。與阿顧子母及壻和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爲曉事。今互相攻擊。迭興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爲之。各合究斷。姑且從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之罪。籍沒家產。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產閒居。頗涉獵方册。爲佃客告其私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閫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將小校。惟射賞以錢物。貼寫於侯的。綴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一而止。大將擊丸。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碩。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統孫應

武。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三籌。公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毬最多。且馬上換馬。馳驟過人。眞將軍師表也。可特照頭籌支送。然後入筵。宴罷。鼓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可齋李公開閫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及歸。行囊枵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文。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某以新豐逆旅之餘。爲樊川街吏之報。傍人騎馬。月束幾何。命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慕子雲之載酒。不思元亮之無錢。兩（郁作半）年魚水之歡。迷於當局。一旦鷸蚌之隙。做此出場。既乏孔方兄之交。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風僝雨僽。頓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眞少恩哉。不思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辜。豈以營妓之詞。寘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吳某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案。勿相往來。如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左丞淳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圍。掘濠得廢寺基。石碣存焉。知爲徐君墓。季札挂劍處。遂於州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爲兩淮諮議。一日。出至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姓名。爲金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卽拜謝曰。老婦誤聽。早聞衝馬。已知不是。欲收狀不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曰。此嫗幸遇諮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爲小校時。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各務夸美。必置魚肉。皆

出強爲。歸則老小團聚。隨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寧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晨香。聞外喧鬨。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告不答。日昃未飯。遠近親鄰聚告。俾甘罪結狀。公乃言。我貧士出身。草鞵腿綳。自肩雨繖書箱。往臨安赴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忝科名。至于今日。君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必庭訓之。（庭訓者。行杖也。）衆又告免。俾責狀云。如或再犯。仍甘聞奏。追毀官誥。公訓子之道嚴矣哉。（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究問。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齧而莫斷。對其齒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決。

徐徑畈。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好異。似乎素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近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胥溪。論其學術文字之失。不知爲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海。立言之際。有不暇細思。適足以召之邪。亦爲學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科名錢物可以調用。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閫帥臣。其權尤重。吏員月給豐腆。正俸外有添支。歲時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闕盛事。有特支。節臘有酒肉

柴炭。皆是通例。大略一月之俸。可比三月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汚。輕則杖罪罷役。重則黥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者。

理宗書。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爲中書舍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闕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卽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劉介軒甄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歡。門生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爲平江發運。公爲幕僚。春谷方稺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經筵。隆寒感疾歸。春谷守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襆烏而哭之。賻贈良厚。當時重時士大夫之禮如此。博案此條有脫誤。

衢學耆宿。言晉中齋所生麄獲也。其父暮坐於庭。其獲過於前。兩目燦然如金光采射人。問爲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爲尚書。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蟒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及蝦蟆精。亦非常人。

劉庭式不絕瞽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爲美談。后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后山則世無聞焉。

趙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教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贐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贐之。亦然。陳乃遣人齎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寖顯。陳之子後因人命事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爲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閽人不爲通。翁俟朝回揖于馬前。公命之入。卽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濯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答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褙袖中歸。然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揶揄之。故觸瓶汚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爲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軍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方干造王大方。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朱某者以劄干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爲太子賓客。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爲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人告賓密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盡出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觝士。遇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僚難與接懽也。蓋鉉與角觝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菴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歷、音樂、醫藥之類。誠足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爲異。謂見於經者唯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餘準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於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

楊城之西有園。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案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栭。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醍。桃諸、梅諸、諸。卽菹也。又曰濫。卽乾橑也。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夭矯如龍。人謂梅龍。苡薏。人取其實爲米。炊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卽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吳中名漂搖草。一名野

蠶豆。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蟇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聞人懋德言。餅賦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疊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者。牢丸也。卽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孰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爲高古。亦託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遊。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嚮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見耶律雙溪文集。

王子猷謂竹爲此君。白樂天謂酒爲此君。

丁晉公有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爲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餉囊酬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茆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鐵爲銀。以救饑者。故後人煅粉點銅。名曰丹陽。以死砒點銅。名曰點茆。或名隔窗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婁敬、唐成弼、宋王捷爲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兎角。爲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得之而不

爲。陳公亮爲之卽病指疽而死。或爲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爲。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閒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必擇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竹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閒、此輩甚多。謂之蠶客。近觀中州爲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爲規利學僞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筆立成。講解精到。時官延之師席。偕詣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圖會同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涖職將二年。其母寄以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鴈北飛頻送目。夕陽西下幾顰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滿枝。卽告歸侍焉。

附記

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焉。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尚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鶚樊榭山房不一里。傳錄其祕册尤多。徵君沒。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稾。要索厚價。久之不售。君以四十金購焉。中間尚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與予步至青雲街。見拾字僧。肩廢紙兩巨簏。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平日掌錄遼史遺事在焉。亟市以歸。棼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閉戶兩月。綴輯成編。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與人交。有晏子之風。而尤與予匿。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爲少間。藏書東嘯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淸陰覆簷。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憑几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闃如也。花時。每招予信宿其中。時出法書名畫。以相評品。或隨意抽架上書共讀。或談往事。或賦小詩。香爐茗椀。婆娑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意思閒適。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遊。尚惜兩公當時不在金粟世界中耳。解衣就寢。香染襟袖。撲之不消。聯牀對話。往往達旦。自予移家烏戍。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曹倉。漸就零落。主人避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間耳。因校刻所贈書。爲之淒然擱筆。通介叟記。

跋一

右庶齋老學叢談三卷。乃宋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公如梓著。其於經史、天文、地理、名物。以及文章流派。儒先格言。引證辨駁。皆有根據。足以覘其學之有本也。觀叢談中語氣。知公是揚州人。其談賈平章佚事數則。似曾受賈之知者。要其晚年誤國之罪。亦未嘗爲之諱也。大抵宋末諸公流入元者。率隱居以著述自適。如盛公輩者。何可勝道。然有傳有不傳。卽如此集。其存者亦幾希矣。但卷帙無多。倘好事君子爲重刊之。介夫先生宜爲留意也。康熙己亥十月大雪前三日。鹿原林佶借觀力疾跋。

或疑開卷卽頌元受命之符。以公非仕宋者。予以爲書成於元之世。安得不出此。且崇明稱州與判官。皆宋制也。惜客寓藏書少。不能博徵廣引以證。尙其俟諸他日乎。佶又跋。

右庶齋老學叢譚三卷。上卷首紀國故。後及經史。中卷下卷多論文說詩。間及兩宋軼事。筆殊修潔。惟末載寶祐城數則。頗左袒賈似道。不可解也。作者不知何許人。卷首標崇明州判官。而於揚州衢州兩地晉接獨多。或爲桑梓之鄉。或屬宦遊之所。俱未可知。姑存俟考。壬子季冬。從知不足齋主人轉假東嘯軒藏本。癸丑人日錄校畢幷記。松陵楊復吉。

跋二

右盛庶齋叢談一册。楷書精整。出自錢塘汪西亭氏。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間有誤書。思之不適。聞某公有善本。欣然偕潛亭往借。祕不肯宣。僅錄林吉人兩跋相授耳。是爲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常熟錢功甫手鈔本。一掃烏焉之譌。而潛亭已脩文地下。惜其不及見也。往讀某公所著淸暇錄。歷數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曾幾何時。悉已散爲煙雲。渺茲一粟。漂流滄海中。杳不知其所之矣。因慨死生旦暮。聚散無常。予家所藏。異時豈能獨保。徒令後人復哀後人耳。間嘗語兒輩。與其私千萬卷於己。或子孫不爲之守。孰若公一二册於人。與奕禩共永其傳。此區區校刻叢書之苦心。竊欲共白於當世。而一爲之勸也。展閱此書。益增振觸。亟爲命梓。以慰老懷。且以不辜潛亭殷勤持贈之意耳。庶齋揚州人。曾爲衢州教官。見龔璛存悔齋集。他未能詳也。

嘉慶乙丑長至日。通介叟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時年七十有八。

日聞錄

李 翀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
海及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
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有錢熙
祚校跋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日聞錄一卷。元李翀撰。翀不見史傳。惟書中紀至正甲辰丙午間事。下距洪武元年。僅一二載。其人當已入明。然書中皆稱元爲國朝。則前代遺老。抱節不仕者也。是書多及歷代故事。略如蔡邕獨斷、崔豹古今注之體。而辨論差詳。多有可采。亦間及元代軼事。蓋雜家者流。其中如謂典命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卽掌節之節。殊屬臆斷。又謂唐以後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之類。乃變節爲旗。不知周禮司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已各以旗常爲表識。不得云自唐以後始變節爲旗。考證未免少疎。又如眞德秀題三教圖之類。亦未免傳聞附會。然大致引據詳核。足與史志相參考。數典者固宜有取也。舊本久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抄合排比。編爲一卷。千頃堂書目載有是書。而題作者爲凌翀。永樂大典所題。亦有一條作凌翀。然其餘無作凌翀者。今仍題李翀之名。而附載姓氏異同。備考核焉。

日聞錄

元　李　翀　撰

周禮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氏曰。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按旌與節非一物。符節以合符爲信。璽節以印封爲信。則旌節以旌旗爲信。又非瑞節之謂也。旌節旗類。孑孑干旌。招虞人以旌。爲其有柄可揭。有斿可垂。故能建之於城。來者可指以爲望也。若夫節者。漢之銅虎竹使符。唐之銅獸龜魚。皆一類而異名也。考其意制。一物中分而兩之。授者受者。各執其半以待參驗。則符瑞圭璋亦其物也。禮有異數。故立爲差等。上公以九爲節。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皆是禮也。守邦國者。以玉爲節。守都鄙者。以角爲節。亦其一器而中分者也。中分爲二。一留王所。一付守臣。爲守土之信矣。是皆兩判可合。無柄無斿。非旌旗之比也。後世但見周官旌與節同出而聯文。遂以旌爲節誤矣。且三節之出。皆輔以英蕩。英蕩者。斷大竹兩節間以爲函也。漢世之節。則可仗可執。其制全非符節之比矣。蘇武仗節牧羊。節旄盡落漠。節本垂赤旄。因戾太子之變而加黃旄。則此節正與旌類。不復古制矣。宣和鹵簿圖曰。節者。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盤八層。碧油籠之。執人騎從也。又曰。漢官儀。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毦三重。崔豹以爲秦制也。今王公通用之。則夫以旄爲節。秦世亦然。漢特因之耳。唐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則是節變爲旗。異於古矣。若夫漢世節柄。必

用竹不用木者。正是附以英簜之義。以求近古也。簜者。竹之大者也。禹貢篠簜之簜是也。竹身大而節間長。其中可以藏節。故周人因竹而名之爲節。漢人疑其爲竹而遂用竹爲柄。非也。英者精英之義。謂爲畫函。未必不是加畫於竹。以嚴其制也。漢武天漢二年。遣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逐捕盜賊。以軍法從事。得斬二千石以下。後世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蓋自漢始也。自漢以下。又有所謂建麾、崔豹曰。麾所以指麾。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是則自人主以至二千石。皆可建以麾也。

古者。使有節傳。節、操也。瑞、信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操。長一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漸長數尺。傳則馳傳也。謂奉之而疾行也。傳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於上。又以一板偕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魏武奏事有急。則以鷄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云。檄以木簡爲之。長尺二寸。若戰克。乃書帛於漆竿之上。以明告中外。名曰露布。漢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時。劾官官用事。欲衆聞知。亦爲露布。

古人拜、稽首、揖各有差等。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也。蓋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也。公羊僖二年。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文六年。趙盾北面再拜稽首。注。以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拜手即今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黃色也。按此則屋楹循等級用采。庶人則不許。是以謂之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一隱士。多

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爲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注云。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爲白屋也。是故山節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當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無傳。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室。概飾以朱。故曰朱門。又曰朱邸。以別於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矣。

誅。責也。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孔子曰。於予與何誅。其在國法雖小罰。皆可名爲誅也。漢法不下殿門。罰金四兩。蹙路馬之芻。以爲不敬有罰。他馬有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乃與路馬齊行。是謂之齒有罰。故曰齒路馬有誅。愼子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支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當世用刑。而民不從。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楊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鐶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鐶之華鋪是也。風俗通又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謳。今俗謂浮漚丁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瑣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兎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沈佺期詩。妝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古者印綬必自佩之天子視朝璽亦自佩也漢元后傳高祖卽位卽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立璽藏長樂宮故昌邑王傳所謂而聽人脫其璽綬乎按此天子之璽每朝必自佩之也

魚袋本唐制也蓋所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題云某位某姓某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而參驗之也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武后改魚爲龜宋襲唐制按官品而授之使得佩帶而爲顯榮則合符之制不復舉用也

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至宋玉帶則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後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剏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金魚不用自此遂爲王故事

唐天寶元年敕麵以三觔四兩爲一斗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皆以秬黍爲定又通典敍六朝賦稅謂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註云今謂卽時蓋指杜佑之時也唐時一尺皆六朝制一尺二寸也

宋二相以下階銜分左右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因坐位而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名曰

左遷。漢法仕於諸侯者。亦名爲左官。則以左爲卑。其來久矣。

瓊。說文赤玉也。左傳。楚子玉瓊弁玉纓。按此則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是玉。不分言也。今人以瓊比梅雪。誤矣。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蕪菁也。菲。菜也。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也。至於腎腸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汚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不棄下體也。古者人有十等。王臣者。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有所謂廝養者。廝析薪者。養養馬者。今人稱從人爲皁隸。稱奴婢爲重臺。又古者諸侯之臣。自稱於天子曰陪臣。陪重也。

皇元累朝卽位之初。必降詔天下。惟西番一詔。用青紵絲書粉。詔文繡以白絨。穿珍珠網于其上。寶用珊瑚珠蓋之。如此齎至其國。張于帝師所居殿中。可謂盛哉。

古無紙。專用簡牘。簡以竹爲之。牘以木爲之。鄭康成釋詩。別爲注文。以附毛公本文之下。以片竹書之。故特名之爲箋。其字亦從竹。

國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諳政事。必以漢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長。次設判署正官。謂其識治體、練時務也。近年以來。正官多不識字。至正年間淮東有一路總管在任。省劄行下。辨驗收差課程錢穀。喚該吏怒曰。省劄云。便檢錢。許多鈔在庫。如何不便檢。錯以辨驗爲便檢也。又一縣令修理譙樓。讀譙爲焦。又讀鑼管

爲霸管。又以首領官只管祗候。至今以爲笑談。唐蕭炅爲戶部侍郎。素不學。一日在中書讀伏臘爲伏獵。嚴挺之譏之曰。中書豈容伏獵侍郎耶。一語之失。載諸史册。千古之恥。

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之道斜帶黃道。有遲有疾。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鄭夾漈云。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揚子雲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於日乎。理固該盡。而不如沈括之言。能發越其狀也。沈括曰。月如銀圜。圜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說思之。則其魄是銀圜之背日而暗者也。其明是銀圜得日而光彩溢者也。月十五日。兩曜相當。銀圜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此所謂人在其間。而盡覩其明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其圜但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此所謂人觀其旁。而不能盡覩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鄭氏揚子之說。既得其理。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盡發其狀矣。張衡曰。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日則日蝕。值星則星亡。朱子曰。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一週天。月則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以成陰陽寒暑之節。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是皆有常度

矣傳曰。天有十二次。日月右行。每晦日共會於一次之中。名之會朔。次者。位也。日月所會謂之辰。卽十二辰之次也。蓋以九州之地。十二國之分野繫焉。正月會于亥娵訾之次。衞之分野。二月會于戌。降婁之次。魯之分野。三月會于酉。大梁之次。趙之分野。四月會于申。實沈之次。晉之分野。五月會于未。鶉首之次。秦之分野。六月會于午。鶉火之次。周之分野。七月會于巳。鶉尾之次。楚之分野。八月會于辰。壽星之次。鄭之分野。九月會于卯。大火之次。宋之分野。十月會于寅。析木之次。燕之分野。十一月會于丑。星紀之次。吳越分野。十二月會于子。元枵之次。齊之分野。凡官寺吏卒。率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晡字。府晡聲之訛也。

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稿簡贅筆云。背嵬卽團牌也。以皮爲之。朱漆金光。煥耀向日。卽今軍旅所用者。

至正壬辰。平江郡守六十。差民夫築城。傳言於舊城址下得一石。上鐫云。三十八。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收張翼。同爲列國。不在常。不在祥。切須款款細思量。旦卜水。暮愁米。浮圖倒地莫扶起。修右岸。重開河。軍民拍手笑呵呵。日出屋東頭。鯉魚山上遊。星從月裏過。會在午年頭。訪問不得其實。予後於松江。偶見前人一日錄。亦載此語。乃知此語不特見於平江。蓋已讖於前矣。

至正甲辰秋七月十七日夜。雷電大作。餘杭武康山中。一時洪水泛漲。山石崩裂數十餘處。大風拔樹。漂流民居。山路化爲溪澗。溪澗反塞爲平路。死傷者衆。後二年有兵興之變。

國朝通例。婦人犯鹽罪坐夫男。至正丁亥。李堂卿爲兩浙運司。海寧州一婦人犯私鹽。上有翁在。李改一檢云。舍翁論婦。於理未然。舍婦論翁。於法未當。合下仰照驗施行。遂兩釋之。可謂權宜矣。

至元年間。徐子方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內漏落頭行一聖字。吏欲問罪。以爲不敬。徐公改檢云。照得來解第一行脫漏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去。仰重別具解申來。亦可以爲吹毛求疵之戒。

晉魏之後。官至貴品者。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卽今官府前叉子是也。周禮謂之梐枑。行馬。枑、木也。互其木。遮闌於門。

西都賦。後宮蘭掖椒房。乃后妃之室。呂向曰。掖庭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

古者。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幕府。古者。斬人必加鐵上而斫之。故曰伏鈇質。質者。鐵也。

扁題字數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則曰大成之殿。不知起於何時。

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工。案具而恕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撻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余按宋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逾年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必以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故緩其事。然法未嘗屈焉。二事相符。仁人之用心也。

國初。杭城每歲三月初八日迎佛會。有一士人建言。欲援例迎夫子。事上有司申省。省送江浙儒司定議。

省典傅景文作詞云。省府相度。當爲不爲。與不當爲而爲。皆非聖人之道。孔子之教。垂憲萬世。今杭州路申前件事。仰連送江浙儒司。考覈典故。稽諸經史。可以施之於今。行之於後。無愧於古。保結連呈。

托歡（舊作脫懽。今改正。）爲浙江相日。忽御賜龍衣一襲。纔服於身。偶一宣使在旁研墨。失手誤濺其衣。宣使大懼。叩頭請罪。丞相徐徐笑曰。汝非故也。何以懼爲。又一日。有一省典。僞爲省文。傚丞相押字。事發。屬司欲送理問按治。丞相取其文觀之。手裂其紙。乃曰。此押字正是我的。如何是僞。置之不理。其大度皆此類。

阿掄特穆爾（舊作阿忻帖木兒。今改正。）北庭王。一日。訪西鎮國吉哩什迪（舊作吉剌失的。今改正。）長老。長老迎之甚喜。留坐。囑侍者取牀後好酒一尊爲禮。長老執盃。王盡飲之。長老曰。尊客遠來。當進兩盃。王復飲之。迴盞及脣。長老大驚。乃醶醋也。卽欲捶侍者。王曰。酒醋皆米爲。我不厭之。何怒耶。長老怒不能釋。王曰。汝留我坐。須勿怒。我有佳醞取來。盡歡而罷。

至元年間。有一御史分巡。民以爭田事告之曰。此連年不絕官事。以爲務停。御史乃曰。傳我言語。開了務者。又至正年間。松江一推官提牢。見重囚。問之曰。汝是正身替頭。獄卒聞之掩口。又一知府到任。村民告里正把持。知府怒曰。三十七打罷。這廝。昔宋仁宗朝。張觀知開封府。民犯夜禁。問之曰。見有人否。一言之失。書之史册。百世之恥。可不愼歟。

俗言三世仕宦。方會著衣喫飯。愚謂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浣濯補綴。必欲鮮華。食不肯飧疏糲。菲薄。必欲精鑿。此所謂著衣喫飯也。殊不知富貴者。貧賤之基。奢侈者。寥落之由。豐腆者。

困苦之自。蓋子孫不學。而顓蒙窮奢極欲。而無德以將之。其衰必矣。

白玉蟾降筆跋其像云。這先生神氣清。玉之英。蟾之精。三光之明。萬物之靈。大道無名。元亨利貞。

趙子昂令陳鑑如寫神。援筆至脣。乃曰。何以謂之人中。今乃若以一身之中言之。當在臍腹間。指此謂之中何也。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此以下口及二便皆單竅。成一泰卦耳。故因此名中也。滿坐嘆服。

眞西山題一三教圖。佛道同坐。夫子拜下。題云。老子喜說虛無。釋迦只談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又一三教圖題云。子曰佛說道言。所喻無非至理。三人必有我師。一以貫之曰唯。

江行錄云。禽鳥翻飛。天色昏淡。雲行急。頭顱熱。日月昏暈。星宿動搖。燈火焰明作聲。皆有大風之兆。當預防不測。又云。雞毛招風。乙酉丁酉日。燒三歲雄雉雞羽揚灰。風立至。

揚州路儒學書閣魁星贊曰。杓攜龍角。魁枕參首。踆哉變化。蹴踏星斗。弭風駕雲。來遊帝旁。斡旋樞極。霖雨八方。

三代後惟佛爲盛。爲佛者曰。佛能爲福田利益也。非佛者曰。事佛求福。反更得禍。佛不足信也。爲佛者曰。福祚皆佛報應也。非佛者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所墜之地不同。故貴賤各有殊途。天下本無佛也。以愚考之。佛豈爲禍福者哉。禍福自各以其類至爾。豈佛之所能爲哉。佛本自謂西域國王之子。正以厭苦人間事。捨俗出家。而稱佛。佛之言覺也。覺人世之事皆非也。爲佛而惟求寂滅。曰寂曰滅。死卽已矣。無復餘事也。安得既死之後。尙爲禍福。如今人所云者。假如今之說能爲人禍福也。爲禍福於昭昭。使人

皆期頤也。世豈有人皆期頤者乎。免貧賤使盡富貴。除災厄使盡安樂也。世豈有盡富貴盡安樂者乎。爲禍福於冥冥。使有罪者出之地獄。置之天堂也。死者日或萬人。求佛牒而出之者日亦萬人。是天下之造惡者。皆得生天。閻羅王日受關節不暇。一不得直筆於其間。閻羅王之司存遂可廢罷。而佛爲幽冥中受囑行私。不顧是非曲直。強霸公事之渠魁也。有此理否乎。佛其肯爲之乎。閻羅王其肯徇之乎。然則何爲而有禍福之說也。嗚呼。是可知矣。世俗傳訛。覿面不同。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隔萬里之遠。又經重譯而來。其有雜僞。孰從而辨。故凡禍福之說。特冒佛之名。皆吾中國之人。依倣而托之者也。佛書之初入中國也。僅四十二章。本不言禍福。其說知足。本於老子。其書分章。本於孝經。蓋中國之人譯之然也。言天堂則宋玉天門九關之說。言地獄則宋玉幽都土伯之說。言輪迴則漢書載鬼之說。因列子寓言西極化人。遂生西方極樂。因離騷寓言女岐九子。遂生九子母。因鄒衍以禹九州演爲九九。復演爲九之又九。遂增展爲十萬億國土。因道家謂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常相隱避。以爲光明。遂推廣而爲日月循環。須彌山照臨四世界。因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於是謂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汝等來世皆當作佛。因墨子言兼愛視其鄰之子。猶其兄之子。於是謂一切男子皆我父。一切女子皆我母。因老子言爲吾大患者。以吾有身。於是謂肉身爲血肉皮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因老子言可道非道。可名非名。於是謂一切有相皆爲非相。因莊子言死灰其心。槁木其形。於是謂禪寂入定。坐脫立亡。凡爾皆吾中國之人譯之然也。佛書之稱自西域來者。不出此數端而已。皆譯者徧獵中國之書而爲之。其後雖稱唐僧取西域經律論

輳成三萬五千四十八卷。其事通鑑所不載。唐僧法明欲諂武后。爲彌勒下生。譔大雲經四卷。上之。朱文公謂楞嚴經本只呪語。中間道理皆房融添入。李伯紀之子謂維摩經是南北朝時一貴人所譔。黃山谷亦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司馬公又謂佛書獨般若經最多至六百卷。後人撮其要爲心經。而圓覺經裴休所爲。蓋皆文人綺語豔而眩人。世俗悅於其文。因反指爲佛之精語耳。漢末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經。北魏董謐獻服餌仙經。宋妖賊亦嘗爲五龍滴淚經。占候則有地母經。讖語則有博文經。況譯經有使潤文有官。其制近宋尙存。太平興國中置譯經院。延梵學僧翻譯新經。每歲誕節必進新經。佛滅度已幾年。而經乃有新經。唐三藏後取經者何人。而經乃有歲進。其曰經云者。蓋因漢人名孔子之書爲經。故亦例名其書爲經。不知經之言常也。孔子之道萬世常行。其書可以名經。佛說無常正。與經相反。不可以經名也。其寺云者。蓋因漢世處天竺僧於鴻臚寺。故亦就名其屋爲寺。不知寺之言侍也。鴻臚官舍近聯禁署。所以名寺。佛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正與侍相反。不可以寺名也。其曰齋云者。因三代齋戒以事鬼神爲齋。故亦飾名其斂膝就食爲齋。不知齋之言齊也。端居靜念。其心齊一。可以名齋。飲食人之大欲。佛法節其所欲。日僅一得食。及其僅而得食。飢渴已迫。貪饞乘之。其心紛亂。正與齋相反。不可以齋名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以聖帝明王大濟生民爲功德。今乃梵唄歌聲。花鼓優戲。亦名功德。老子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名三寶所指者德也。今乃自貴其身。與佛與法。亦名三寶。古人席地而坐。講說者中晉三席空地以備指畫席。各三尺三寸三分。合而成丈。名方丈。所指者地也。今說法已別有堂。復崇大其寢室。與佛

殿相崢嶸。亦名方丈。衆生二字。本出祭法。供養二字。本出左傳。布施二字。本出鴻烈。於意云何。本後漢語。何以故。本晉人語。精舍本曹操語。庵本王充語。門徒本漢人從學之稱。寮本古人同官之稱。前資本唐人仕宦者已去官之稱。今佛氏皆襲用之。考其字義則何往而非。此猶襲取吾書之語也。至於自爲門戶。尤更紛紛。佛一也。而分爲三。曰律。曰教。曰禪。律一也。又分爲二。曰資持律。曰南山律。教一也。亦分爲三。曰天台教。曰賢首教。曰華嚴教。禪一也。復分爲五。曰雲門宗。曰法眼宗。曰潙仰宗。曰曹洞宗。曰臨濟宗。凡此紛紛。皆出近世。又孰爲佛之眞耶。因嘗論佛與道類也。道之說出中國。書同文。不經譯。難於爲欺者也。猶且無所不用其欺。黃帝所葬橋山。而云乘龍上天。老子死於中國。而云乘青牛出函關。老子亦人也。而云剖母左腋而生。生而髮已白。甚至劉安以謀逆族誅。而反誇鷄犬亦仙。葉靜能以逆黨梟首。而尙侈天師靈迹。難於爲欺者。其欺猶至此甚。佛之說出遠夷。書不同文。屢經翻譯。易於爲欺。莫此爲甚。其欺又將何所不至乎。佛書言十萬億國之西。有極樂世界。猶道之言海上有三神山也。佛書言極樂世界。有無量壽佛。猶道之言三神山有長生不死之仙也。彼皆知人情貪生而惡死。樂富貴而悲貧賤。故特鋪張華侈。窮極人欲。指空畫無。切中其心髓。以深入之。佛書則高於道家之說。而其說彌巧。道言三神山近在海上。求長生藥不得。方士往往腰斬伏辜。佛書推遠於十萬億國土之外。無可究詰者矣。道言安期生等。庶幾可遇。而無其驗。佛書謂託生西方。在此身死滅之後。一切推墮於茫昧而不問矣。夫佛亦人耳。亦稟天地之陰陽。亦受父母之血氣。亦衣食以治生。亦老病而死。惟其棄王公太子而出家。辭宮居服食而行丐。絕類離

羣獨潔其身前乎此時未有此人故見以爲異聞者益以爲異四海之廣千載之遠傳而聞之者愈益以爲異增飾誇大漸至於誕而好事者因附借之爲僞書耳以生日而九龍吐水幼時出遊四門是生卽爲佛矣何爲娶妻生子方稱出家修道又曰天龍八部國王大臣皆來座下以聽說法已受人天供養矣何爲跣足持鉢自出乞食行道又曰眉間放白毫光照見東方十萬億國土皆在座下以聽說法是天竺以東無一國不在其法會矣何天竺在月氏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里所隔不過拘彌可寘西夜德若條枝安息大康數國自洛陽東至大海僅踰千里卽與大海中日本國爲界日本以東有去無返人舟不可復回方言謂之瀉書傳謂之尾閭殆卽天地極處是天竺以東纔十餘國而大言十萬億國可乎若天竺以西則班超嘗分使至西海極處自中國而往行四萬里又安得大言天竺之西過十萬億國更有極樂世界無窮無盡者乎蓋嘗訝其欺誕之太甚戲問佞佛者曰佛父母所生血肉之軀也何爲而有丈六金身曰既成佛而變也余曰血與肉柔者也尙變而爲金之剛齒與骨剛者也何反不併變爲金乃以常人之齒骨來中國爲羚羊角一叩而碎其人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中年出家晚年成道僅年七十餘而終不知於何時說法而經至有八萬四千卷之多曰佛能縮無量劫爲刹那頃人見其住世甚短而不知其說法之時甚長也余曰佛若自曠劫以來卽便說法則縮長爲短無由可知今明云生周昭王之二十四年沒於周穆王之五十二年歲月有定於何而縮亦無以對又問之曰佛以人間爲苦海人事爲火宅唯恐去之不速幸而一旦得死是脫苦海離火宅得返安樂淸涼之界也宜何如其喜今乃十大弟子噫嚶涕

泣。無異世俗兒女子悲戀之情。是以生爲苦耶。死爲苦耶。人世爲樂耶。佛國爲樂耶。又驚怛不知所對。凡若此者何也。譔佛之書。務佛之神。故肆其誣誕。務以驚動愚俗。而不暇計其理之所無。說之易窮也。此其爲書以誇佛者。其欺已如此。若其假佛以說者。其欺又豈爲少哉。佛書莫重於金剛般若。其說主於蕩空。若曰如來說佛。卽非是佛。是名是佛。大要不出此一語而止。乃復從而遍引事物。曰卽非某。是非某。以至涉爲千百。無非此一語。而佛亦何若是之不憚煩。因其一語演爲一卷。歐陽公謂佛書數十萬言。數談可盡。正指此類。今乃謂金剛經未入中國。尙千卷。一語已演一卷。更演千卷乎。又莫重於法華。其書號爲大乘。乃高自稱譽。謂若持此經當獲其福。若此書正非此經。而特出於他人之贊揚者。不知法華正經。其果何在。其言天堂謂三十三天。其上一半本身皆有光明。至山腹下。始伏日月之光。大抵光明在上。其下無有不燭。若其上一半合十五天諸天之光。豈不能下照。而待日月以補缺。諸天光明。豈流螢自照者比耶。其言地獄謂最下爲無間地獄。無數罪人。獄滿罪人亦滿。是罪人之在地獄如鷄子黃。充實鷄子殼。無復更有餘地。則刀山劍樹於何地而設凶險。牛頭獄卒於何處而施拷掠。又謂地獄火燒日夜之間。萬億成壞。是罪人哀慟。其中亂起亂滅。細於微塵。速於瞬息。豈復知有苦惱。而司地獄者。亦何時而定其罪成其獄耶。他如既說無常。又言常住。既言一塵不染。又言萬法俱攝。既說不許親近國王大臣。又言佛法付託國王大臣。既說不可以色求我。以聲音求我。又言黃金布地。音樂自然。既說佛以多劫修來。方得成佛。又言衆生隨念卽得往生。既說大阿羅漢屢劫修行。未得成佛。又言阿闍世王弒君弒父。當入無間地獄。一

求事佛。卽得生天。言語反覆如此。果何者爲佛之眞耶。甚至如如居士語錄。稱捨田一畝入寺。生某天。出某經。入寺費湯一勺。壞爛其身。出某經。佛於桑下不敢三宿。於何有寺。而令人捨田。佛既不曾有寺。於何設浴。而禁人費湯。此等之經。果出於佛否耶。或出於佛則捨田之賞。何如此之太濫。費湯之罰。何如此之太慘。佛號以利益一切爲心。乃不量本情。不問輕重。貪忍自私。一至此極乎。佛書之多欺僞。至此益彰彰明甚。而僞爲佛書者之謀衣食窮迫一至於此。亦可哀矣。奈何浸淫之久。尊信之篤。無一覺其爲僞。然有一說可證其僞。日月東出而西沒。有目者所共覩。今乃云日月無出沒。乃從須彌山循環而轉。若果其然。當以循環之漸次爲昏明。何爲天下之廣。皆卯而旦。酉而昏。亦當以東西之相望爲均平。何爲一歲之間。冬夏有長短。朔望有交蝕。是其言日月者既妄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所經行。不過一百七萬四千里。明歷者所共知。今乃云須彌山外先以七重寶山。山各四萬二千由旬。七重山外維以二十三重之林。林之間各有池。亦數百由旬。由旬者華言四十里。不知合而計之。當幾億萬里。若果其然。則日南之邑北景。陰山之地夏雪。何爲天地之間。南北相去無幾。四夷之外皆海。四海之外皆冥漠。何爲周匝皆水。不見高山巨林。次第層地而登天。是其言天地者又妄矣。天地日月人所知見者。其說且妄。況其言天地日月之外人所不知不見者乎。考論至此。是灼然無須彌山。無須彌山。則無東西方十萬億國。無東西方十萬億國。則亦無此世界外三千大千世界。彼愚不肖者。眞以爲有而惑之。則大可憐爾。

日聞錄跋

日聞錄幸存於永樂大典。僅寥寥數帙。然於典章制度。頗多考據。全書體例。可見一班。末篇極辨佛氏之欺誕。博而能精。尤足徵學識。蓋韓歐諸公。專以倫常大義責佛。彼固視爲俗緣。講學家細辨儒佛源流。不惟愚蒙不解。且往往入其環中。不若卽彼所以惑世誣民者。反脣相稽。使之無從置喙。所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也。康熙中。遂寧張文端公。奉使俄羅斯。道次拏拉克帶叟卽必拉。遇數番僧。言係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徧普陀、五臺、峨嵋等山。不見有佛。聞達賴喇嘛似之。往見知其非。又聞外國金丹喇嘛是佛。涉窮荒往見之。又非也。値額諾德兵亂。搶去行李。散失同伴。僅存殘喘。佛國中人。反求佛於中國。西方極樂世界。果安在耶。試以此篇合山草堂集所辨參之。蚩蚩者宜自厓而返矣。熙祚識。

霏雪錄

鐇績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
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霏雪錄二卷。明鏞績撰。說文有鏞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鏞字卽劉字。此書作鏞。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賕於其祖。不肯。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謐後序。稱績所著尙有嵩陽稾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霏雪錄

雒陽鏞績孟熙著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眞宗思之。卽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卽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卽碎。出法苑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牧菴澧州廟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鬟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温公編通鑑時手稾。積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温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温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呑之。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虞邵菴先生自云。其母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眞官。寄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衙。有延春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鄉林出李重光金花牋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藝必精到。尙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玉召議事。二使以上廐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具集。王曰。上晏駕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曷以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臘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賃屋以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鐘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其姓名。徐曰。君非鐘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譎氣。目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弊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漚波亭供洒掃可乎。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此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至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德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卜別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禮部魯。博貫羣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

守下丹田。屬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

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其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傴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淪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爲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猪肉食之。其幼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卽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餖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眞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淸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鄙者。如杜牧華淸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淸。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

繼云落日臨川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困字子困。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卽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呼。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祕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琴囊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予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

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脉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貿藥。準病輕重。注善藥緘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匳流蘇之屬。發籍地板。掘土爲坎。舁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猺開桑弓。可久挽之而彀。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卽云云。不爲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爲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卽回。二僮相視默默。旣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逾旦。矧欲已耶。余謂笞四十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卽官鹺船也。僮曰。果官鹺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莅浙江日。改拱北樓爲來遠。榜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公母夫人病卒。劉公以歷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

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爲鎭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淛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夫槩避兵。依余家舍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城沿海諸鎭。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爲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爲風雨所擊。故其光如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潏。火不滅。爲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恠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沒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去。卽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祓褙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卽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蟇如箸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愼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衞。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果放還。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堊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堊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

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悞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斲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附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皁核大。亦可燭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箭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嚇黃鼠。嚇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恆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他貍。宜糟食尤佳。

蟲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樸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樸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朞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亭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庶齋老學叢談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潘同曾）

G一四五二上

版權